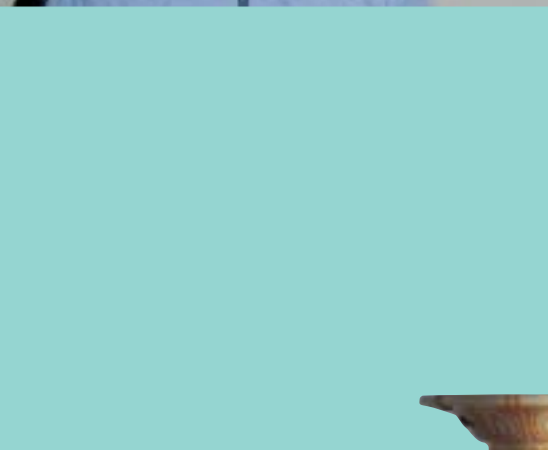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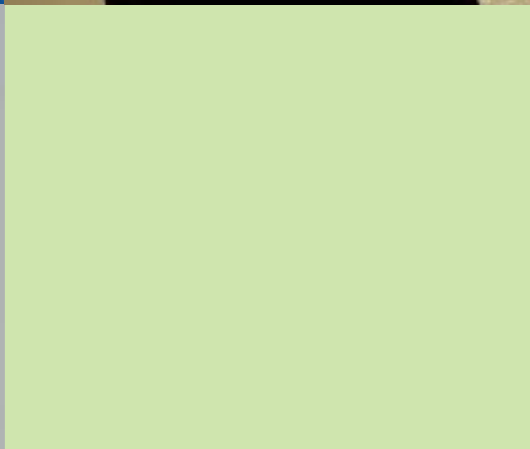




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Copyright : Brain Trust Inc. / Michael
Whiteway
攝影／洪千懿

5

台灣生活工藝運動年系列論壇

有人、有手 才有工藝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日期：2004 年 12 月 14 日

主持人：洪慶峰(文建會副主委、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所長)

發言人：林媛婉(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系主任)

陳育平(華陶窯執行長)

黃志農(左羊藝術工作坊負責人)

黃世輝(雲林科技大學教授)

黃肇松(中國時報系總經理)

林端木(宜蘭白米社區總幹事)

(依發言序)

記錄

整理

王曉鈴、廖弘欣





洪慶峰：認真製作每一件用具

「2005年台灣生活工藝運動元年」所推展的核心價值，就是「宣揚工藝精神，重建工作倫理」，這是台灣目前所欠缺的。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其南今年引進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藉由展覽將這位十九世紀英國多才多藝的傑出人物介紹給國人。威廉·莫里斯最初的構想，就是在解決當時英國產品設計只追求機能，不重視美感的問題。這項革命性的發展，不僅影響了歐洲商業設計，也影響到日本的工藝設計界，並間接影響台灣前輩藝術家顏水龍。

陳主委一再強調，工藝是一種生活態度，必須親力親為，而且注重每一環節。傳統工藝的精神，就是一種工作精神。日本電視節目「料理東西軍」有一回介紹一道菜餚，為了製作這道菜必須特地到特定的地方捕魚，於是漁船出動就為了捕那條魚，辛苦了好久才終於捕到魚。這裡感人的部分在於「過程」，以台灣的竹椅為例，從劈開竹子到製作成椅子，中間需要多少專業的步驟，把這些產業的過程強調出來，傳統工匠能獲得肯定，工藝精神也能繼續宣揚。

曾經聽過一個故事，以前金門的阿兵哥建造碉堡時，連長下令，等蓋好後要阿兵哥都進去碉堡，讓連長開砲驗收碉堡是否蓋得堅固，此令一下，所有的碉堡都蓋得很好。當然這只是玩笑話，但我們可以從日本神戶在大地震之後的重建發現，其實日本人做事強調的是慢工出細活。

認真投入每一件生活用具的製作，任何環節都不會馬虎，藉由國立台灣美術館登場的「威廉·莫里斯與工藝美術特展」，讓台灣人民認識威廉·莫里斯與其作品，喚起台灣人對傳統工藝的熱情，推動新時代的工藝精神。

林媛婉：留下論述出版傳給後世

威廉·莫里斯及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作品來台灣展出，我認為對台灣有三個層面上的意義。

第一，英國工藝美術運動作品的產生背景，與21世紀的台灣文化有部分相似。在19世紀工業革命的時代，英國也曾面臨了社會不公平現象，威廉·莫里斯以工藝設計試圖改善勞工生活及提升英國工藝的品質，帶頭實踐了英國工藝美術運動，成為科技與人文共存的典範，可以提供台灣面臨工商轉型期的經驗參考。

其次，台灣正面臨文化認同危機，這點與台灣屬於典型的後殖民社會有關。當我們望向英國工藝美術運動及日本民藝運動的成就時，不要忽略了這些工藝成就都是建立在傳統

文化的自信心上。世界許多地區或國家也和我們一樣曾屬於殖民地，台灣對於本身的文化道統，仍應抱有自信心。

第三，在此我要強調，論述、出版對於在台灣推行生活工藝活動的重要性。當年英國工藝美術運動期間，第一至第三代的文化精英份子，個個都能寫文章，在推展上影響深遠。台灣這幾年忙著看自己，只顧著低頭追尋過去，鮮少抬頭看看外在世界的發展，我期盼此次台灣生活工藝運動能夠被記錄下來，付諸出版，仿效他國對此的研發精神，並藉由學界論述出版留下痕跡，流傳給下一代。

這次來台的「威廉·莫里斯與工藝美術特展」，在日本大阪、東京都已展過，「英國工藝美術運動與日本」的新書也剛問世，可以看到威廉·莫里斯在不同國家的解讀。

在我接觸英國工藝美術運動時，看到如印度國父甘地、詩哲泰戈爾等，親身從事紡紗、製鹽等工作，這些都是受到威廉·莫里斯的影響。而日本在二次大戰前，也出現過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所主張的「有機生態」。我們的周遭已有許多實例，而現在，我們更該做的是透過生活工藝運動，將實例歸納為理論，這些論述應該能夠帶給現今研究相關問題的學子們更多的啟發。以我本身而言，當初攻讀英國的工藝美術運動，主要用意即在於「知己知彼」，期望回頭來看台灣自身的工藝美術發展。

台灣工藝已到達一定的水平，當我們汲汲營營將人才送往國外取經，別人其實正在期待我們有不一樣的表現。當我們在國際的平台上，不應只是抱持著謙虛、學習的態度，也應該把成功的台灣案例，以對等的姿態向外分享。當我們講到國際交流，不該只是侷限在技術層面，更要有不同層面的工藝大使，透過各界人才，在國際上展現台灣工藝的成果。

陳育平：有人、有手 工藝才會存在

變動的時代要尋求不變的價值。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中提到，所謂「新文明」，像是美國摩天大樓，一定要維持新的動力，一旦折舊便是廢墟一片，但相對於歐洲的「舊文明」，經歷久遠的時間，反而散發著歷史的光澤，那樣的歷史感是全體人類所要追求的不變的價值。生活工藝正逢其時，它所推展的價值與觀念，有助於身處現代高科技之下的人類，找回在快速變動的生活中失落的那一部分。

手工藝術的精神是文化活力與產業活力的根本，不管我們今天任何一種創作，無論是電影、文學、音樂，其實都需要實物的鋪陳。我曾經到日本江戶建築博物館參觀，發現原來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神隱少女」，片中場景乃是根據這些真實存在的物品所建構出來的。回過





頭來，我們的生活工藝運動，是否更應該回到對取材、對自然的關照，未來的工藝應該是一種具生態性思考而且體系化的有機產業，經濟與文化不再是互相扞格的價值，而是能相輔相乘的助力，讓雙方都能夠達到雙贏的局面。

「台灣手工業研究所」如今已改名為「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雖然名字去掉了「手」，但我認為在精神上「手」的部分絕對不可以忽視，就如日本重視「手的仕事」，有人才有手，有人、有手，工藝才會存在。

我曾到日本各地參觀，日本有四十幾個縣都有工藝中心，設立包括木工坊等等與生活貼近相關的項目。以金澤的工藝中心來說，採用財團法人模式，由產業界與政府合作，這種工作體系值得我們思考。

日本建國的精神是文化，經濟是為了解文化走得更遠的路。我希望未來透過台灣生活工藝運動的推行，能形成一種非空洞、而是具有真正精神力的資本主義，產業化的工藝文化工作者需要後盾，有賴於產業體系、財團法人、政府公部門等來支持。



以傳統柴燒製作的器皿。
(攝影／洪千懿)

黃志農：用「工」去傳達藝術

從事文化工作二十多年，很高興終於看到有一項政策能夠把工藝還給生活。

我們常提到文化產業，沒有產業，就無工藝，但弔詭的是，我所認知的文化，應該是花錢的事，怎麼現在要文化來賺錢呢？目前政府大力推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我認為政府要做的應該是鼓勵消費，牽涉到行銷、商務的「產業」一事，不應再被強調。「文化產業」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產業文化」。

把工藝還給生活，應該做好長遠的規畫，讓過去受輔導、鼓勵的工藝家及工藝品走進藝廊，未來則應輔導、鼓勵他們走進生活。

我舉個例子來說，鹿港菜園里有四百戶人家，是一個沒沒無聞的聚落，里內沒有古蹟、商街或特產，依台灣近年社區總體營造的案例評估，菜園里幾乎沒有推展的條件，民國90年開始，里民們決定從落實生活開始做起，把對家的感覺帶到社區。第二年，有許多婦女投入參與，於是她們想出刺繡的點子，讓工藝落實在生活中。

當地婦女決心跳脫產業思考，不去想能靠刺繡賺多少錢，計畫用十年時間來學習刺繡，結果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斬獲。比如說，這些婦女原本沒有社會地位，現在她們處處受人尊敬，而且婦女們喜歡到鄰居家一邊聊天一邊刺繡，也連絡了社區感情。此外，婦女們會採買一些相關書籍、材料等，等於帶動了產業。

推動產業需要時間，更需要內蘊的精神，台灣工藝的精神，就在於用「工」去表達的藝術，而工藝精神與倫理之所在，就在於「工」這個字。

所謂的「工」，就是熟練、精巧，是一種有條不紊、一絲不苟的態度。當你有了這樣的精神，回過頭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會有成長的動力，也才會對別人的工藝與成就給予尊重，在師徒倫理中懷抱謙虛的精神，並衍生出講究品管、對產品負責、建立品牌的觀念。現今我們的產業，一味追求速成的效果，但生活工藝的推動是需要時間的，許多基本的工作看不出立即的成果，政府應該要有更長程的規劃。

黃世輝：強調「社區型」的生活工藝

在這裡想提出我在蘭嶼的經驗，印證生活工藝是如何落實在我們的生活周遭。蘭嶼居民在開墾芋頭田時會把田中的石子築成石堤，並在石堤的縫隙間灑上草的種子，等到芋頭田開墾好，石堤上的草正好作為一種防止野草入侵的屏障，而這正如工藝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工藝使我們學會珍惜，也促使我們去了解人與土地的依存關係。工藝在生活、生產、生態整個大系統中具體而微地呈現出我們的生存狀態，促成我們對整個社區與社會的整體認知。

然而，蘭嶼鄉公所為促進地方觀光而砍樹修築步道，遭到居民的強烈反對，最後居民將





被鄉公所砍下的樹木修成步道，代替鄉公所原有的計劃。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生態倫理的觀念，當我們在談生活工藝時，我們的政府卻用最沒有想像力與生態觀念的方法强行加諸於地方建設，想要發展文化與生態產業，選擇破壞生態的手法來達到目的，就像是「太空梭與火箭筒」，太空梭一升空，火箭筒就被拋棄，所以當陳其南主委提到在生活工藝中重建工作倫理時，不妨也把生態倫理加入，讓格局更寬。

工藝製作從福特主義，經歷後福特主義、後現代主義，已從追求規格化大量生產漸漸轉而尋求不一樣的價值，透過手工藝的製造，我們可以感受到製作者與使用者的喜悅。北海道製作家具的木匠認為，木材是有生命的，唯有珍惜這些木頭家具的人，才有使用的資格，這是對工作，也是對自然的尊重。

蔣勳曾有一篇文章「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美讓我們有更寬廣的看事物的角度，對照漢寶德在新書《談美》所提到的「藝術教育救國論」，在今天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時，更可看出公民美學的重要性。唯有不斷的接近美，在工藝經驗中提煉想像力，才能從而提升我們的創造力。

我們看到現在所提倡的文化創意產業通常都是講究高複製率的「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但如果回到生活工藝的層面來看，我們其實更應該強調「社區型」的生活工藝，擁有比較多的生活教育，而較少產業功能在裡面。社區型的文化創意產業是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的根，透過社區的教育功能，讓我們的小孩從小就沉浸在美的文化裡，自然而然成為未來文化創意產業的生力軍。

黃肇松：找到會說話的青蛙

大家都聽過「青蛙王子」的故事，我將這個故事稍微修改一下。兩個女孩在森林遇到一隻青蛙，青蛙說如果女孩能親吻他，他就能變成一位吹薩克斯風的高手，第一個女孩想親青蛙，卻被第二個女孩阻止，她說：「如果你親吻了青蛙，只能得到一個薩克斯風手，頂多能在街頭賣藝；如果不親吻青蛙，得到是一隻會講話的青蛙，價值會有多高啊！」今天這場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這隻會講話的青蛙——如何振興台灣工藝。

中國時報從過去主辦的「布拉格之春——新藝術慕夏特展」，到現在的「威廉·莫里斯與工藝美術特展」，將捷克的慕夏與英國的威廉·莫里斯介紹給國人，希望能藉由其他國家的經驗，重振台灣工藝，找出發展的契機，找到會說話的青蛙。

政黨可以輪替，但不變的是對美的追求，台灣工藝精神就存於各地的人文特色中，現在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做的正是尋回台灣自我的運動。既然是生活工藝，當然要與生活相

結合。

像是苗栗特產梧桐樹，過去是一種很沒有價值的樹種，只能拿來做火柴、木屐和抽屜。但這幾年經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包裝之後，梧桐花搖身一變成爲客家人的族花，經由媒體的推波助瀾也成爲在地觀光特色。又如客家婦女所穿著的印花布，在這一次中時報系所辦的客家藝術節中受到呂副總統的激賞，還提出希望將傳統客家印花布推廣至大眾，而這正是結合生活，創造新時代工藝的開始。

提倡台灣工藝，政府及企業不能缺席，工藝家負責創作，而政府就要主動負起行銷管理的責任，像是英國政府早在1977年便將文化創意產業列入政府政策，而如今相關產質已超過兩百億英鎊。

又如之前裕隆基金會舉辦木雕金質獎，就是希望爲三義木雕打造通往國際的平台，打響三義木雕的品牌，以大師風采帶動整個產業環境的提昇，並帶動當地工藝的產業價值，讓三義木雕成爲最具台灣的文化特產，也打造出一個具文化意涵的品牌。在這一點，政府還需加強本土藝術與國際接軌，不要讓我們連文化創意產業也成爲國際的孤兒。

最後我認爲如果要推動工藝美學，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像是國小、國中的勞作課，藉由親手操作從而了解每一步都是實踐的過程，關於這一點，媒體必須肩負起大眾教育的責任，在推動工藝美學的過程中，共同找回屬於我們原有的價值，創造新的價值。

林瑞木：販賣一種感覺，一種認同與價值

當初白米社區在推動木屐技藝的學習與傳承，是希望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保存屬於自己的文化，也連帶創造社區婦女的副業，以改善生活環境爲出發點，社區的居民開始尋找屬於白米社區獨有的價值。經過多年的摸索與努力，現在不但發展出地方特色，甚至社區裡學做木屐的媽媽們還到學校去當推廣老師。

在推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問題，諸如對工藝商品化的質疑與審美觀的差異，漸漸地我們了解到，「產品」本身並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過程，設計者必須去了解生產者與使用者的心理，如果產品無法生活化、社區化、審美化，它只是一個商業化的產物。

在機能性漸漸消失後，木屐轉而成爲一種體驗性的產品，販賣的是一種感覺、一種認同、一種價值，生活工藝在我們社區裡所帶動的是一種希望，木屐不再是商品，而是承載著社區價值的工藝精神。

